

这是最好的时代，大争之世，
群雄逐鹿，百家争鸣，

这是最坏的时代，交通不便，
不讲人权，没有MTH……

天如玉 著

下

一个 门客

的自我修养

天如玉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天如玉 著

下

一个 门客

的自我修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门客的自我修养 / 天如玉著. — 南昌: 百花
洲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00-1866-2

I. ①—…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2020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一个门客的自我修养
作 者 天如玉
责任编辑 杨 旭 苏双鸽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980mm 1 / 16
印 张 36
字 数 5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866-2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6-237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共同入齐

第十八章 强娶为妻

第十九章 意假情真

第二十章 逃离齐国

第二十一章 遗珠于魏

第二十二章 齐秦二相

第二十三章 信陵求娶

第二十四章 吾儿无忧

115

099

085

069

053

035

017

001

目 录

CONTENTS



番外
多年以后

269

终章
云梦鬼谷

245

第三十章
尘埃未定

229

第二十九章
时空旅人

211

第二十八章
一梦浮生

195

第二十七章
赵氏重骄

177

第二十六章
山雨欲来

161

第二十五章
连横天下

137

第十七章



共
—
同
—
入
—
齐

公西吾灭了濫国。恰逢魏王寿辰，他将濫国作为寿礼奉上。

而这原本也就是一场交易——魏国给齐军放行，让他们大军借道，不过要借齐军的手得到濫国。韩王不敢公然派兵抵挡齐国军队，届时纵然会有不满，也只能与齐王建口头交涉，没魏国什么事儿。

魏王近来正因为边境的秦军头疼，被口口声声说要追捕五国相邦的白起吓得心惊肉跳，生怕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白将军一个不快拿魏国出气。偏偏这时候濫侯还想着娶夫人，他正火大着呢，刚好公西吾过来与他做这场交易，实在是再好不过。

当然这对齐国也是有好处的。齐国与魏国接壤，却不与韩国接壤，把铁矿丰富的濫国给魏国，换取魏国边境一两座城池，总比给韩国强。

这样齐魏国土都有扩张，又巩固了两国结盟，魏王与齐王都会满意。这的确是公西吾的做派，任何时候都滴水不漏、面面俱到。

易姜像麻袋一样趴在马背上，浑身硌得生疼，背却被公西吾紧紧按着，半分动弹不了，每颠簸一下都像是要把肺脏给挤出来一样，头昏脑涨。

果然势力是个好东西，一旦失去了就像是士兵手无寸铁，只能任人鱼肉。

齐营驻扎在洛阳郊外，易姜一路颠到那里，浑身散了架一样，根本动弹不了。

公西吾将她抱下马，放入帐中榻上，她便蜷着身子背过身去，忍了一路没叫疼，下嘴唇都咬破了。

士兵来报说韩国派了人来问话，公西吾在榻边站了片刻，转身出去应付了。

易姜这才低声咒骂了他一句。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功败垂成！

营帐之中脚步纷杂，后方攻打濫国的军队还在陆续赶回。

魏国将领连甲冑都没穿戴整齐，象征性地来营地门口嚷嚷了几句表达不满，完全是做个样子给韩国看，然后就掉头回去向魏王复命了。

营地之中开始造饭，炊烟四起。聃亏下了马，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走入大帐。

榻上的人背朝外一声不吭。聃亏虽然一直嚷嚷着要公西吾直接把人掳走，可心底还是为易姜安危着想的。此时见了她这模样，难免于心不忍，大约是照顾病又犯了，赶紧退出帐去，特地给她搬来座屏风竖在榻前，仿佛又回到了以前“母爱”泛滥的时光。

隔着屏风，他低声道：“姑娘，裴渊与少鸩二人安然无恙，正在回营的路上，请您放心。”

“那就多谢你了。”易姜回答得不冷不热。

聃亏松了口气，不管怎样，好歹还肯跟自己说话。

公西吾很快返回，见聃亏在并不意外，眼梢轻斜，扫了一眼屏风便坐去了案后，提笔写了份书函交给聃亏：“送回齐国，准备拔营回国。”

聃亏觉得他似乎不太高兴，不敢多话，赶紧接过书函出了门。

帐内只剩下二人。公西吾枯坐在案后一直没作声，易姜隔着屏风也是毫无动静。直到天擦黑时火头兵送了饭食进来，他起身点亮灯火，这才再度朝屏风看去：“可以吃饭了。”

公西吾知道易姜不是那种为了闹脾气亏待自己的人，实际上她可能根本就不会闹脾气。

果然，很快易姜就从屏风后走了出来，一手扶着腰，一手摘去了头上沉重的额饰华胜，走动时随手抛在身后的榻上，发出一阵轻响。

公西吾视线落在她的礼服上，濫侯的品位真是不敢恭维，纵然是上好的绫罗绸缎，这般繁复艳丽的纹饰刺绣盘踞在上面也是扎眼，亏她还愿意穿着出嫁。他移开视线：“换了衣裳再来。”

易姜恍若未闻，径自走去水盆边洗净了手，走到他对面坐下来，不慎扯到腰间，疼得咧了一下嘴，干笑一声道：“怎么，这衣裳不美吗？我还舍不得换呢。”

“随你。”公西吾凉凉地回了一句，率先举箸。恰好瞥见她拿汤勺时露出手臂上的青紫，抿了抿唇，搁下了筷子，“我很好奇师妹这次的计划又是什么，竟值得你如此冒险，非要得到一个易夫人的头衔。”

易姜慢条斯理地垂头喝了口汤：“我怕吓着师兄，先前跟裴渊、少鸩说时，他俩都被我吓得不轻。”

公西吾按下她喝汤的手：“愿闻其详。”

易姜只好抬起头来：“与你选择齐国一样啊，我猜你选择齐国的一大原因就是齐国好操控吧，可以让你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没有阻碍，这与我选择濫国是一样的。”

公西吾缓缓点头：“那你操控濫国之后呢，要做什么？”

“我打算与秦国交好。”

公西吾眉眼微动。

“濫侯这种人哪里配做一国之君，不如由我代劳。”易姜笑了，渐渐地，那笑容却有些变味。她的脑中回想起那几位将她当作物品一般讨论归属的四国君主，而濫侯与他们又有什么分别？这样的世道，这样的国度，有什么存在价值，不如颠他个天翻地覆，反正她已一无所惧。

公西吾脸上终于露出明显的震惊之色。

易姜挑眉：“我就说你要被我吓着吧。”

这的确听来有些痴人说梦。不过濫侯命不久矣，又无主见，一旦她成为濫国夫人，国君死了，她完全有机会操控濫国。到时候她以濫国夫人的身份与秦国交好，很容易成功，毕竟秦国也需要铁矿。

届时她的后半生完全不是被毁，简直是再生了，哪里还需要什么齐国保护，她自己就能撑起一片天。眼下她羽翼尽失，势力尽除，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招，但也是寻常人想象不出的一步。

“可惜都被你打乱了。”易姜叹气，又喝了口汤。

公西吾默然，一个女子敢有这种念头，简直无法想象，不过发生在她身上却又不叫他意外了。一个明明时常心软的人，这时候又展露出强势的魄力，他很钦佩，不过又觉得，幸好他打乱了这计划……

裴渊和少鸱到半夜才随大军回来，因为是作为俘虏回来的。濫国接下来的事情都会交给魏国处理，俘虏的官员宫人也会移交去魏国，他们两人则被单独关押在别处。

易姜很想去见他们，但知道公西吾不会同意，便暂时忍着没提这事。

大概是急着拔营，齐营今晚不安静，一直吵吵嚷嚷的。公西吾不知道忙什么去了，也没在帐中，帐门边的守卫却是比之前严密了许多倍。

易姜浑身疼得慌，在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断用手揉着伤处。腰上那处伤得最重，是当时在栏杆上磕的，胳膊上的伤则是被濫国人抓着时拧出来的，其余

地方疼就全是因为骑马颠的了。

她以前小时候连吃药打针每次都要号半天，到了这里后遭的罪更严重，每次也只能忍着。现在难得帐中无人，干脆也不忍了，实在疼得很便嘴里哼哼了几声。不过不散瘀也没法迅速好起来，她只有忍着疼继续揉。

帐中忽然传来脚步声，她手下停了停，听那脚步声已经穿过屏风，闻到那阵熟悉的气息就知道是公西吾了。

“擦药吧。”他的手伸到她眼前，掌中托着一只方方正正的漆盒。

易姜坐起身来，接过来打开，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她赶紧合上。

“化血散瘀的。”公西吾说完便转身绕过屏风走了。

灯火在屏风上跳跃，将他坐在案后笔直的身影摇曳拖拽成一片阴影投过来。易姜收回视线，撩起衣袖涂药，不看不知道，原来紫了那么一大块，那群人下手也太狠了。

药膏黑乎乎的，她屏住呼吸挑了一点抹上去，火辣辣地疼，又忍不住低低轻嘶。

眼前忽然明亮起来，易姜下意识抬头，发现公西吾竟又走了回来，已经不声不响地站到了眼前，一手举着灯，一手朝她伸了出来：“我来。”

易姜撇嘴：“不用。”

“你这样慢吞吞的要弄到何时？天一亮就要拔营，没有那么多时间。”公西吾径自夺过药膏，搁下灯火，坐在榻边，一手撩起她衣袖，另一手拇指沾了药膏，按上去狠狠揉了几下。

“嘶……疼死了！你能不能轻点儿？”易姜眼泪都要下来了。

公西吾瞥她一眼，沉着脸继续动作，根本没有减轻半分力道。不这样如何能散开瘀青？

易姜胳膊攥在他手里，半边身子却已伏在榻上，哼哼唧唧了半天，等后来适应了一些才没再哼了。看得出来他心里有气，嗨，把她掳来他倒还有脾气了！

“还有何处有伤？”公西吾停下动作问。

易姜悄悄摸了一把腰，总不能宽衣解带让他给自己揉腰吧，遂闷声说了句：“没了。”

没有回音。易姜疑惑地扭头，恰好对上公西吾的双眼。

他双眼轮廓本就生得深邃，此时眸中又敛尽了灯火，直直地看过来，竟像是

可以穿透人心一般。

然后他搁下药膏，端起灯火，就这么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出屏风外去了。

易姜觉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拔营时，聃亏忙碌间听见两个士兵在窃窃私语，轻手轻脚走过去一听，脸刷地红了。

他们竟然在说昨晚公西吾和易姜……

“真的，我亲耳听到的，一直叫疼呢。”

“想不到相国看着这么清冷，原来是装的。”

“就是说……难怪要发兵抢人呢。”

聃亏干咳一声，惊得两人抱头鼠窜。他揉揉发烫的脸，摆正脸色，走入大帐。

公西吾一夜未眠，此刻正在案后整理书籍。聃亏悄悄朝屏风后瞥了一眼，一边给他帮忙一边低声道：“先生，魏军来接收俘虏了。滥侯抢来的那些侍妾听说您已将易夫人收入帐中，也要求跟随您，不愿去魏国，这要如何是好？”

公西吾面无表情：“什么叫收入帐中？”

聃亏讷讷，又想起方才的不雅传言，讪讪道：“那是她们说的。”

公西吾将竹筒仔细纳入锦袋：“她们只是怕死罢了，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问的，强行移交给魏军就是了。”

聃亏点头：“也是，那么多王室贵女仰慕先生，先生都看不上眼，如何能收了她们？”

公西吾手下一顿，抬眼看他：“我怎么觉得你今日话特别多，可是有什么事？”

聃亏赶紧摆手：“没有，没有。”一边连忙退出帐去了。

公西吾朝屏风后看了一眼：“师妹该起身了。”

路线是早安排好的，魏王对齐军也有防范，何况晚了恐怕会遇上秦军队伍，所以时间不能久拖。

易姜在屏风后偷听了半天，闻言只好爬起来穿戴整齐，榻边放着一套干净的男装，肯定是公西吾准备好的。她扯了扯身上已经脏污的礼服，终究还是换了衣裳，想起先前公西吾的反应，故意道：“这么多王室贵女仰慕你，你竟还见不得我穿一件宫装，应当早就看习惯了才是啊。”

公西吾隔着屏风冷冷道：“你想穿的话，等回到齐国多的是机会。”

易姜憋了一口气，从屏风后走出来：“我何时能见到裴渊和少鸠？”

公西吾上下打量她一圈，换了男装后的易姜顺手束了男子的发髻，没了那些花里胡哨的滥侯痕迹，看起来顺眼多了，于是连语气也缓和了几分：“等你到了齐国再说吧。”

“唉……都怪我。”少鸱双手被捆得结结实实，坐在马车里摇摇晃晃，一边快快无力地感慨了句。

齐军在外整肃地前行，连着几个时辰都没停顿。自上路以来她就没见到易姜，也不知道公西吾把她怎么样了。

裴渊跟她没什么两样，靠坐在她对面，不过神情要轻松许多：“先生那一步计划太冒险，倒不如跟公西先生去齐国，免得再遇到滥侯那样的。”

少鸱踹了他一脚：“反正在你眼里公西吾什么都好就是了！”

裴渊“哼”了一声，别过脸不理她。

少鸱撒完气又颓唐了，用脑袋磕了磕车厢：“都怪我，我当时该主动去宫中找滥侯代替易姜的。”

裴渊“切”了一声：“且不说滥侯愿不愿意拿你换先生，你别忘了当时都说了你已经嫁给我了，滥侯会要个有夫之妇吗？”

少鸱脸上一红，又踹他一脚：“谁嫁给你了？少自作多情！”

裴渊气鼓鼓地说道：“那不是先生骗滥侯的说辞吗？你当我乐意娶你？”

少鸱怒了，连着踹了他好几脚。

裴渊哀号两声，扑到车门边：“来人！给我换车！我要换车！”

响动太大，以至于前方马车中的易姜都听到了。

看来他俩挺生龙活虎的，不用担心了。

她悄悄往外探了探头，公西吾披着披风打马在前缓行。已经到了冬日，阳光没什么温度，他瘦削的侧脸也冷峻得毫无温度。

似有所感，他转头朝马车看了一眼，易姜立即往里面坐了坐。

他转过头去对身旁的聃亏说了句什么，后者掉转了马头去了马车后方，不一会儿再赶到车旁，递给易姜一块兽皮：“姑娘披着吧，会暖和些。”

易姜接过来，朝公西吾的背影看了一眼：“替我谢过你家主公。”

她语气平常，聃亏脸色却有些不自在，讪讪地回到了公西吾身边。

天气虽然不错，但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快到邳城时，队伍受到了一次突袭。

易姜当时正在车中看书，神经却是高度戒备，一听到外面的动静便探出了头。却见公西吾立即打马到了跟前，挡在车边，抽出了腰间的昆吾剑。

她被护得严严实实，只能勉强探头张望了一下，似乎是队伍后方受袭，根本看不见什么。

“什么人？”

“伪装来刺探的秦军。”公西吾叫来聃亏，“吩咐下去，不要恋战，摆脱掉他们就接着赶路。”

易姜见他依然挡在车前没有离开的意思，笑了一声：“师兄这是防着我逃跑？”

公西吾转头看了她一眼：“你觉得你还跑得掉？”

易姜脸一沉，坐回了车内，不再搭理他。

魏王再大方，也不可能让齐国大军经过邶城城内，所以齐军必须要绕城郭而行，直奔齐魏边境。

偏偏邶城就紧挨着邯郸，易姜虽然对赵王丹觉得心寒，却还是很关心邯郸如今的情势，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打探。

临晚时安营扎寨，士兵们埋灶做饭，易姜也没下车的自由，干脆窝在车里继续翻竹简看。

“天要黑了，再看书会伤眼。”公西吾不知何时来了车旁，朝她伸出手，“下车。”

易姜默默收起竹简，扶着他的手跳下了车。

“有人要见你。”公西吾指了一下前方。

易姜转头看去，立时笑了起来，松开他的手便提着衣摆轻快地跑了过去：“你怎么会来？”

魏无忌身服甲冑，站在平缓的山坡上，背后夕阳渐隐。他清减了一些，笑得却是跟以往一样开朗：“我在附近扎营，听闻向来不近女色的公西先生居然抢了个易夫人回来，当然要来一睹这位易夫人究竟是何等花容月貌了。”

易姜叹气：“你就别寒碜我了，我已经够惨了。”

魏无忌“哈哈”笑了两声，朝远处站着的公西吾看了一眼，托着她胳膊带着她往边上走了两步：“想必你已经知晓了，我欠公西吾最后一个恩情，不得不还他，所以这次无法帮你了。”

易姜点头：“你为人言出必行，所以我才交你这个朋友，不必自责。”

“可眼下看来，你只能跟他去齐国了。”魏无忌又朝公西吾看了一眼，“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我可不希望你们成为孙臆与庞涓。”

“应当不会吧。”易姜笑笑，转移了话题，“邯郸如何了？”

魏无忌脸上的开朗没了：“我正因此心烦呢，王兄被秦王威吓住了，不肯让我发兵援助，如今兵符也不肯发来。好在有田单领着二十万齐军相助，赵国眼下倒不至于危急，就看秦国要如何才肯退兵了。”

易姜点了点头，心中觉得奇怪。白起为何耗费兵力在这里拖着，反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追她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难道有阻力阻止了他进攻邯郸？他亲自追了她一路，始终都没有要她命的意思，又是打的什么主意？

日头彻底隐去，魏无忌愁眉苦脸道：“我得走了，再见面还不知道要到何时，唉，真舍不得，要不你嫁给我得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做易夫人。”

易姜扶额：“那你得先把你府上那群莺莺燕燕给送走，我可不愿与人共享一夫。”

魏无忌板起脸：“啐，哪里来的念头，实在莫名其妙！”说完又堆起笑来，“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真走了，这次被公西吾掐了死穴帮不了你，下次你再要我帮忙，我一定义不容辞。”

易姜含笑点头。

魏无忌走到坡顶，立即有人上前接应。他跨上马背，又朝易姜挥了一下手，这才打马而去。

聃亏走过来，请易姜去用晚饭。

易姜自觉地返回车上，却见公西吾坐在里面。狭窄的车厢里放了小案，案头搁着一盏灯火，两份饭食摆放得整整齐齐。

她跪坐下来，拿起筷子，一言不发地吃饭，仿佛浑然不觉对面多了一个人。

公西吾也不作声，安静吃饭，一直等到易姜吃完，他搁下筷子，从袖中取出一份帛书递给她。

“范雎的书信，你看一下。”

易姜被噎了一下，没好气道：“还没到齐国呢，就已经指使我干活了？”

公西吾撤回手：“那算了。”

易姜一把夺了过来，范雎竟然还跟他保持书信联系，不看白不看。

公西吾嘴角扯了一下，继续慢条斯理地将饭吃完，忽然道：“信陵君与你的

关系比我想象的亲密许多。”

易姜自帛书中抬起头来：“是啊，他还说要娶我呢。”

公西吾幽幽抬眼，眸光沉沉。

易姜翻了个白眼，继续去看帛书，许久之后，忽然道：“你是不是想除了范雎？”

“何以见得？”

“他在信中说他已劝秦王接受赵国议和，让白起率军回国，这与你弱化赵国的目的相悖，你一定很想除了他。”

公西吾点头：“这的确与我计划相悖。”

易姜诡异地笑了一下：“正好，我也想除了他。”

“为何？”

“自有我的用意。”她将帛书还给他。

顶着夜晚的寒风过了一晚，第二日再度启程，又遭到了一次秦军的袭击。

大概是因为距离他们在邯郸的驻地比较近，这次人数较多，齐军队伍一度被冲散，场面很混乱。

易姜坐在车中气定神闲地翻着竹简，一点不在乎外面的状况，反正跑不掉，公西吾就跟门神一样守着呢。

好不容易平息状况，再上路时速度便加快了许多。

到达边境时天色将晚，边城官员大概是接到了消息，早早前来接应。易姜眼睁睁地看着马车驶入齐国大地，深深叹息，这下是插翅难逃了。

大军在城外驻扎，其余人员去驿站歇息。这下总算有女子前来照应了，城守的家眷特地赶来了驿馆，竟不假手于下人，亲自来给易姜擦药。

易姜趴在榻上没吭声。那家眷是个温和的中年女子，到底有身为女子的心细，力道正好，不像公西吾那样没轻没重。

大概是怕尴尬，女子给她擦药时问了几句她的事情，尤其对她和公西吾的关系感兴趣。此地靠近魏国，她自然已经听说公西吾灭了濫国抢了易夫人的事情，视线便一直在她脸上转悠，大概是好奇究竟是何等绝色会引得那样一个清冷的人物做出这种事来。

屋中灯火明亮，易姜伏在床榻上半张脸对着她。这段时日奔波劳苦，清减了许多，神色间也有些憔悴，着实算不得什么倾国倾城之色，只觉得被她问东问西

弄得尴尬，回答时支支吾吾很是敷衍。

女子还道她是有问必答，问题渐渐就往私密方向发展了，到后来忽然问了句：“听闻滥侯身有恶疾，寻常女子吓都吓死了，易夫人怎么还愿意嫁给他？您侍奉他的时候如何受得住啊？”

最后一句话问得语调婉转，易姜如何不懂她的意思，脸色变了变，冷声道：“我厉害啊，自然就受得住。”

大概是听出她话语里的不快，女子不再作声了，匆匆涂完药就告辞离去。

快入夜时，公西吾敲门造访。

易姜气尚未消，闻到他行走间隐隐携带酒气，猜想他大概是与城守宴饮去了，冷笑着说了句：“想必城守与你说起我了吧？”

公西吾点头：“你怎么知道？”

“他的家眷试探我有没有失身于滥侯，必然会去他耳边嚼舌根，城守当然要提醒你小心提防我了。”

易姜来这里几年，知道这里风气开放，女子婚前失身也没什么，但是滥侯有病，与他接触可能会感染。公西吾堂堂齐国相邦，抢了一个可能染病的女子回来，做下属的当然要表示关心以证明忠心。

公西吾语气平淡：“是提醒我了，不过以师妹之能，对付一个年迈昏聩的滥侯，应当用不着牺牲色相。”

易姜冷笑：“你这么肯定？对一个女子而言，色相也是手段，没什么不好牺牲的，你最好离我远一些。”

公西吾蓦地脸色微冷，眼睛不眨地盯着她。

易姜被他盯得发毛，移开视线，下巴一凉，竟被他的手指捏着扳了回来。他的脸近在咫尺，隐隐夹带怒气，混着酒气，越来越近，她一时错愕，尚未及做出反应，呼吸已经急促起来。

鼻息可闻，温热缭绕，直到快贴在一起时，他又蓦地松开了手，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易姜一把抚住胸口，猛吸了几口气，许久才平静下来。

齐王建收到公西吾的信后，才知道那所谓的易夫人就是当初联合五国合纵的易姜。几个月前她还带着重兵来攻打齐国呢，现在却被公西吾带回了齐国，怎么

想来也不是个事，他赶紧催促公西吾回都。

在驿馆里休息一晚，队伍一大早就朝临淄进发，从上路开始，公西吾就没有理过易姜。

易姜也是老大不高兴。她明明是被强行掳来的，除了没坐囚车之外，跟个犯人没什么区别，结果他倒是从头到尾都带着怒气，算是怎么回事？

想起昨晚的事情也是觉得气闷，她狠狠捶了一下车厢，结果又扯到了腰，疼得咧了一下嘴。

聃亏的视线从车上收回去，看向身前一言不发的公西吾：“先生，姑娘似乎不太对劲，你不去看看吗？”

公西吾要转头去看，到一半又转了回去：“没事。”

冬日的临淄城有种肃穆的庄严，寒风刺骨，阳光根本没有一点热度。

相国府早已洒扫一净。公西吾叫聃亏安排易姜入府歇息，只进门换了身朝服，都不曾休息片刻便赶去了宫中。

易姜对此毫不关心，被聃亏带去房中，连陈设如何都没看清，先倒头睡了一觉。

聃亏认为公西吾忽然改变主意把她掳回来是因为自己的提议，心里那丝小愧疚又开始泛滥，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还不忘叫人备好热饭热水，好生伺候。

易姜醒来时已经是傍晚，坐起身却见息嫔立在榻前，惊喜地揉了揉眼睛：“你怎么在？”

息嫔笑时眼角露出细细的笑纹：“是公西相国派人接我来伺候主公的。”

易姜脸上的笑敛了几分，他安排得如此周密，离开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婢女们抬着几大桶热水走了进来，息嫔扶易姜起身：“听闻主公受了些皮肉之苦，先沐浴上药吧。”

易姜也就腰上的伤最重，还没痊愈，也算不上什么皮肉之苦了。不过这一路的确是身心俱疲，便依她所言沐浴更衣。

洗澡的热水里带着些许草药的气味，她躺在浴桶里泡了一会儿，好奇地问：“这是药浴吗？”

息嫔在屏风外给她准备换洗衣物，一面回道：“听闻对跌打损伤有用的，是聃亏特地叫人安排的。”

易姜有些怅惘，虽然聃亏欺骗了她，但认真计较也的确一直都对她不错，以